

華海師全卷之五



청구 번호	支 320.4 83938 v. 5	등록 번호	79027		
저자명	元天錫				
서명	華海師全 5				
소속	이	름	대출일	반납 예정일	반납일

請番 079027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華海師全卷之五

耘谷 元天錫 總斷

伏厓 范世東 編輯

師全繼辭

日月晦高麗進士元天錫謹按先生平州人姓申氏

太師壯節公諱崇謙後元成宗大德我忠烈王二十

四紀戊戌十月二十九日生先生先大夫代言兼直

學士都官大直郎皇明贈大匡輝及中原大夫公十

七歲時以工課次適冰山縣同永外祖宰衙洪外裔祖南時陽爲

永宰同路過清州滯雨留宿於本州軍尹戶長陳聖謙

家陳家人與公俱夜得大夢月出晦天天地開明未
幾雲霧重纏繞月藏輝而晦明相錯於家月輪漏入
堂抱于公之懷雲霧沉繞戶外少焉月輪出懷躍房
中觸披雲霧入內室抱于陳娘子懷雲霧隨鎖室門
居無何月輪復出歸着于天雲霧隨閉一作藏輝久
之捲而復散月乃放華陳家覺夢大異之請公說夢
事願以娘子奉巾帷房公亦道夢兆同符許之卜日
成親而生先生稱小字曰夢月冠諱曰賢字曰信敬
忠肅朝聘進善時先生師易東先生啓請名副其學
因更賜忠臣貞三字爲賢

後復聘大明也高皇帝曰先生之道信忠義貞而名
忠臣下貝字上加卜字以成一字以副其實知人明
哉夫子師禹先生乎

朕自微時欽其道鑑然音字之釋不定云予定音釋
乃曰聖賢之賢音同賢而字云浩仁又賜堂號曰不
諼齋

忠肅封先生元母金氏爲樂浪郡夫人生妣陳氏爲
上黨府夫人至是高皇帝封元妣爲樂浪郡貞淑夫
人生妣爲上黨府淑烈大夫人

先生八歲讀孟子證不告娶章勸先大夫娶正從師

易東禹先生

少六歲東三

十八以先大夫及易東命忠肅乙卯赴成均試居生員中同進士對策壯元

二十二己未朝廷以安文成公從祀聖廡聘先生進善左僕射不赴三聘乃以賓師位就未久即退歸

辛酉賊臣曹頤讒搆王于元王被責入元誠懇同赴元故入元而主於尙書拜住家丙寅九月晦自元歸

以文祭拜住而還

時鐵失等弒英宗群臣立泰定泰弒無宗群臣

辛未金華處士許謙

雲白與朱公遷

時公遷廢以

又儒

生桂彥良王禕許元黃天錫葉瓚玉胡翰汪仲山葉

儼王宗顯唐仲實姚連戴良吳沈徐元詹同錢唐陰

光茂等

元翰林公正遷陰後光從茂少翰林公於東來留岡之又子承全學于朱

朝於官軒舍城人王三十二人自元文宗至順歲辛未源源渡

海往來問學論討

元純歲癸酉共入元元順帝歸忠肅忠肅懇切同歸

未果

忠肅王不絕聘使凡九度戊寅還己卯繫于獄易東

先生諫解即退隱

庚辰元直學士朱公遷又見廢與生徒桂彥良王禕

等二十八人東渡共入元

국회
한서
판
대도

壬午聞易東訃歸王喪葬備禮不從俗陪親挈家隱
於福州禮安縣嘗易退隱處撫易東家教授諸生來學
者

乙酉忠穆王即位稼亭益齋淡庵安軸安震李仁復
王煦金永暉尹澤柳濯金光轍等四十餘人交奏禮
聘勸王師事五聘而就先引程子告神宗皇帝之辭
及論經筵劄子又伊訓說命召告又范氏所論人君
之心惟在所養之說又言殷湯周文以大聖人惟師
阿衡尙父又言立太傅小傅養世子自幼習與成性
薰陶德器又曰拂諫則無賢質從諫則無下愚諫者

苦我心拂我意而開其迷也師也又指辛裔田淑生等爲少正卯忠穆怒下繫獄先生曰士可殺不可辱况師傅乎然天常已壞寧無蔑理哉乃就囚王煦等交奏曰生事有三事之如一故事君事師如事父一也殿下雖尊爲主上反下而學序也先生雖卑師傅也以學辱師則勸臣事君之道何哉然則朝無一臣士殿下能獨治乎王乃親釋謝過先生出館夜辛田等與奇三萬奇柱裴倅康允忠等脅王復旨下獄發宿衛卒圍館衛卒四散走告王煦等聞變入殿劾奏辛田等罪盡解朝服混驅囚獄都市亦皆撤屨爭獄

聚進王聞之大驚噓三萬等親率臨獄謝釋煦等皆不欲就職王垂淚懇止暗噓三萬等黜門外煦等不得已皆復就職如故而先生即還有人讒先生無謝而歸王曰君子塞而不變師道皆如是也煦等問曰王庶幾改諸吾等不可以去先生居賓師館凡二十
八日而退歸

是歲丁元妣三韓國樂浪郡貞淑夫人故丙戌丁先
大夫人故居憂四年齊斬中禮朝夕晨昏淚注如初
靈床饌享必具魚肉僮僕辦於外每更精獻前則必
又親自再精點檢而薦之享畢獻諸慈妣淑列大夫

人夫人均歸伯叔般山伯名仲立床上先生時供必

以粟米粥一瓦器終喪日器自破五片終喪前樑上

巢燕玄毛幻白春日階萼紅質綻白終喪後燕復玄

萼還紅

庚寅朱公遷與門徒楊載歐陽玄李黼余闕李余罷

桂彥良王禕陶安等四十六人東來講義公遷初授以

夏翰變林夷直為學張士順主為帝權時數諫無諱以道直準常欲以引用

正谷又繩力誅求公遷己知丑幾臘力罷求補外至正七年為金華郡學

渡徒東是歲十二月公遷欲陪歸鄱陽先生以淑烈慈

闡之年老辭公遷送歸李黼余闕於元將諸生家金

五百鎰來公遷請獻大夫人供旨告與先生同入元
之意大夫人許之先生奏難離省不得命不得已以
本國諸生屬簡齋而赴元

甲午還丙申三月十日丁大夫人故戊戌終制冬十
二月恭愍王遣柳濯李穡聘幣三至不就

庚子春入元吊公遷主於江南桂彥陽家與本國生
徒及中國諸生討論經籍時天下兵戈汹汹楊載歐
陽玄皆卒李黼余闕皆殉於職所從遊者迨盡四散
深跡避亂或擇木於逗遛之間彥良王禕錢唐朱懿
等曰今天下喪亂鋒刃倚角稱王稱帝者幾何而皆

不道王虐舉措不以西北赴戎狄則必以東南蠻夷
橫行暴悍民不料生久未霽猶先生嘗謂朱先生與
小子輩運已久晦天必縱真宰明哲庶或遇值余與
子遷公及爾輩從容周旋用夏變夷而疏其運統則大
宋中華之正可復於閩洛之道致其君德則希之三
五而禮樂文物以還中華文德當掃夷狄塵塞之累
矣今字夏作區區百餘年猶夏如彼庶乎直人明哲
興而尙不作興夫子老矣學生迨盡凋零無已乎嗟
矣東隅本箕邦小中華之土而賊鋒如不作捨懷小
子輩歸保體度

壬寅三月彥良等治裝餞駕先生歸隱丑山島

先是先生斥國師普愚故普愚常欲除去先生之徒
至是壬寅自七月士禍大熾羅張

乙巳遍照爲國師火網愈熾推索書笥燒盡虐爐入
月籬園先生遁第十月加棘一世間父子兄弟相誠
語先生者轉輾愈錮而三四在朝者惟待上天之曙
晴但逗遛而念忍默痛

至丙午鄭樞爲左司議李存吾爲正言丁未李仁任
爲侍中大辟章徒以李穡爲大司成鄭夢周爲博士
申德隣金九容朴尙衷朴宜中崔元凱李崇仁兼教

官尹澤安魯生等爲教導官直學士李穡請行三年喪頒綸定禮鄭夢周請行倣朱子家禮令士庶立廟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爲興化立教之本恭愍又頒定規於是夢周等勸王設師傅館聘先生又薦簡齋于政堂文學兼監察御史伯清于寶文大提學得清于南臺集賢殿翰林直學士禮使聘到先生曰聖人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五人大夫有三人則不亡今生徒雖出陋門然其材皆可爲廊廟柱樑椽榱而燦爛朝廷從容掃除權惡矣王庶幾以唐宋太宗爲先致之耶然則斯人均志以弼終濟斯世而

以致于聖世何有哉然則王庶幾老者安之乎然老

非血氣未定時故

此深意有

難起顧謂子孫曰汝曹有我

身亦不可應命因不就凡聘至己酉四度

先生曰王庶幾誠之乎然則無然者否

此深意有

命胤子

及二孫曰我既國之遺老汝曹既致身之徒赴命試

誠決我進退

庚戌三月起聘就師傅館時辛肫素憚先生而鄭夢

周李穡金革李仁復一儕人數劾奏又簡齋就職令

二子伯清得清劾奏肫罪王始疎肫肫聞既積忿又

恐其來而議已遂謀不軌先生始至討肫且教臺諫

文章建策又令生徒金三近李碩一儕人連奏疏章
誅眈黨惡

是時元主北遁聚散移書脅之李仁任李穡池瀾等
主事元鄭夢周朴尙衷李崇仁等主事明是非愈熾
乃質于先生病側先生曰聖人以中國夷則夷之以
夷狄中華則華之此華道而華之狄道而狄者天地
之常經顧謂李穡曰亟遵大義服事大中華以復小
中華之實穡等曰始覺未達敢承教

壬子先生自念道不行欲歸隱適又曾孫自亨

名後
藝改

以疏罷職乃決意南歸離師館七十里大明太祖使

詹同聘幣馳駟而至先生赴明三箇月而到以慎節
在賓館高皇日親臨命劑醫藥至癸丑至月復常始
自臘月出入禁闥首救錢唐

乃言曰先聖先師萬世之君師也以詔典章規模禮
樂文物養心踐形之實而教化無滯賢愚明暗之分
變化氣質之妙盡是明天理正人心乃辨析子朱子
著章句非迂而真實又用體用經籍則爲王人之道
不以則盡是殘人之道又論古人治否興亡之旨又
勸守成由自垂統誠亘惟一矣絕其浮華滅其釋教
以防亂真兆亡之源皆先生在明時大經事耳天子

將欲選學生德器肖雅者請使受業以爲發育成就
未幾天子私謂宋濂曰申子之病在過尊孟叟朱老
范張輩不無後弊先生聞之乃決意東歸宋濂慰曰
陛下以申子謂今日孟朱待之甚厚何決還意先生
笑曰天子以孟朱子豈謂真孟朱子耶每拜經筵至
孟朱子語則恒拂予言予亦迂妄之人丁巳正月還
天子詔封寧海君供其邑結是歲三月十五日卒享
年八十

元延祐至治間在元言發政行仁又言夷狄法二帝
三王則中夏中夏法夷狄背華道則夷狄又說先生

之法服欲復文物衣冠仁宗以卒難變祖宗制度不從英宗時右丞相拜住亦欲同周旋英宗納賢茅塞斥小猶豫而終見弑至正年間順帝授國子祭酒先生托以先帝二宗師傅自處又托耄昏而拒之默守自晦就諸生聘問散遊巷谷討應經術酬析理會

元仁宗嘗稱曰申子誕出東隅夫子于中國後常曰申子修身則至矣心學則未精蓋先生恒斥明心見性攻陸學于吳證故也

英宗曰申子之言道猶龍行之於雲雨也人不可御用

元與本國常作儒賓出入殿內必以儒衣冠而二國稱申子未嘗斥名言也

本國自肅惠必曰先生是前以師友賓禮

時忠肅

後以

師道爲重故也

時忠惠

忠肅曰寡人先生曰臣者以賓

主相當而友也蓋謙也忠惠以後一不稱臣者此悶

師道否于世故自任斯道而以示師道之重也嘗曰

我豈好爲師者此天下師道之重晦盲久矣故不得

已而妄自尊大以自重於元雖以賓主相爲友然元

主必自謂不德不敏先生一未嘗以臣字自謙卑而

每接語稱僕稱生或以文字必曰海華

東海中華

小僕生

是仁英二宗雖元之英主不以用夏變夷故羞稱臣
於夷狄故也是以嘗托以學士流之稱如此見於餞
訣桂彥良東還時痛華道之塞祭大宋祥興皇帝
昷
文稱臣可知先生之心矣

赴皇明接語通書亦不言臣只稱箕國遺民此亦天
子聘以師禮故自任師道之重欲明中華初創之始
厚培垂統之基也至高皇帝追贈先大夫及二妣爵
後稱臣

噫文貞之爲道也歟以極而尊其親以賤而升之
貴適天理而不濫生而極其適志死而極其報終自

然而來自然而行豈曰自反之者歟謂之大舜孰不謂之不然者耶如不敏天錫者未嘗不惺惺于中嗚呼痛哉巍巍乎哉先生之爲道也歟深深乎哉先生之爲道也歟上像于巍即惟太虛也下像于深即惟不測也噫夫子之學歟道極而巍不勝高因爲崩折而夷之耶旨極而深不勝下因爲淪滅而沒之耶如何爲世毒怒之孔酷斯其爲時極諱之太甚也嗚呼也哉先生之實蹟推此則如斯而已矣故其藏吾其知也其極吾所不知也吾儕何可得而復引而復能煩瀆也

跋尾

日月晦高麗進士元天錫謹按先生於本國及元雪
谷鄭誦思菴柳淑栗亭尹澤及仲季省齋禮休默子

誦无閔子

平君

秩相隨載先生事實合十二卷傳諸徒

家普愚遍照指揮史官燒盡墨籍之時殞命分黨窮
索諸家秘笥盡焚灰之或秘不肯出者必發覺致孥
籍故罔有攸傳其後花山金革及子三近隱號醇隱申
德隣春谷安魯生石灘李存吾圓齋鄭樞之徒以嘗
見籍且以所聞者畧載得大綱領而石灘圓齋家孥
籍時又值烈火先生沒後圃隱鄭夢周潘南朴尙衷

雙清安宗源籠庵金澗東里金峙牧隱李穡鳳巖

崔元凱養浩禹玄寶瀑濂卓光茂陶隱李崇仁栢竹

裴尙志南村李公遂及宋因反革 陷命 後事 籍首 之金震陽金

英利宋克己之徒以先生於本國及入元事略編之

又以己聞已見添輯且入皇明迪義大方各誌搜輯

先生姪慎歸齋蘇弗尤散人安尤齋瑄歸來窩璵且

李孝臣及其子匡李得邱及其子周閔智生成汝完

黃昌俞承桂李景茂李蒔河自宗李種學崔關金瞻

李彬金履等搜以記之合以輯之編之一部合八卷

而名曰華海師全考諸圃隱圃隱曰吾先生嘉言善

行爲法於世教者泯滅然所存雖只此亦幸其畧爲
發明吾亦尋隙搜輯以彰微誠矣後竟加二卷盡編
屬成思齊曰善歸保藏噫先生嘗於史官陳子誠之
祖刼父黜繼母也教法司誅之權近父僖短喪服三
月故教臺臣奏黜鄭道傳初薦仕先生曰究其所由
察其靜違渠焉虞哉漸遷華要必移麗祚在斯人言
於王王驪與曰當今朝廷最任重者非其人而傾國擅
勢自恣矯旨內以掌握外以收心有篡神器之漸而
佐翼亦盡次權要王何不察以是世仇愈熾然先生
生徒雖失勢而亦參多朝班故仇視者未敢圖謀竟

以先生弟省齋及長孫矢直齋伯清封疏所忤

王江陵時

忤黨快快得意拏籍先生家矢直齋門戶渾戮籍沒
鳳停及從孫諸家圃牧陶潘等力救艱獲保全而窮
搜諸家師全等所說者不計尺簡片楮雖秘笥深藏
沒籍盡焚陳子誠輩幸幸得意出史誌窮覓拔籍投
燒無遺以報其惡圃隱諸人力救不得將欲若箇記
誦以秘傳計矣時執命群黨放君江陵國事汹汹故
未及而後王與夢周等計欲除群凶以還前王父子
故日無暇及而前王父子遇害於執命之矯旨後王
痛泣謂夢周等曰我與君等以前王之舊臣俱值如

此從容善爲四字豈不反作仇今則計出背城四字
密付君君等亟退聲罪進疏先除其羽翼然後次除
其魁夢周等泣受四字教曰唯唯及退第歎曰計出
背城四字在於無可奈何時奈何然出於正不可不
行之而必唾手見敗矣申子至大道蹟從此淪滅無
遺傳乃編略大綱曰潛付元天錫可矣即夜馳門人
生員等牛來麟孔明亮房海範吉仁迪方萬化五人
於元天錫且道已說而付之曰華海師全若干合部
前後十卷已付成思齊伊人心力太剛未知保全甚
爲憂且聞收輯編在禹玄寶李處士春彥成侍郎君

補李進士碩及卓慎金三近諸人處君當收藏傳保
云云未久圃隱果敗而杜門洞又被坑火之禍宋因
權近背義向利反舊附新而素以見稱於君子徒者
故旣詳識先生說在處也於是近欲報斥父之惡唱
謀宋因協同道傳等自癸酉以來窮推深山潛谷或
畧藏者枚枚搜盡投燒而先生子孫籍家孥奴禍迫
誅案李來李宗茂趙溫等救勤不可得乃與黃喜許
稠孟思誠成石璘石瑑李詹金自知姜淮伯鄭以吾
趙云仵鄭悛崔闕諸人都會迭就先生從孫槩之第
交勸就科第以息門堂之禍槩泣曰然何惜我不肖

之躬不改素心而以亡全家乃就第先生門戶始得
遺放禁錮艱得不滅誅庚辰李來等薦先生曾孫自
嶽自誠恕用勸以就仕槩曰自嶽侄旣致身於前朝
必不至不至則禍慮作矣勿勸仕以副其志自誠侄
不致身於前朝可起就任而保其孤侄奉我從祖祀
可李來等從之喻自誠就仕自誠泣曰豈重我身俾
不保伯家遺孤乃就爲舍人官辛巳權近等奏贈園
隱時朝爵諡故自誠奏前朝道德忠貞之臣新朝積
怒怨靈可以表揚貞節一則慰冥魂一則植百代綱
常不可以官爵號諡累之以是逢彼愈怒自放還鄉

立言由義其亦賢乎每想先生家事不覺自傷我心
 故嘗與范君伏厓世東畧論蹟如右以遂圃翁眷眷
 於先生事之志而且以先生及一門兄弟子孫宗黨
 各極一體潤澤先生之風者畧著若干編以斟自傷
 之心以俟大綱發明後日云矣近聞伏厓范君著話
 東記亦詳略云幸有斯人筆削不勝幸甚於千載之
 下云爾

諸子論贊

怡軒 成汝 完明 庵閔 思平 觀稼 崔清 梅溪 陰元
 松秀 乾齋 宋明 誼城 隱林 隲琴 隱李 陽昭

村金 若時 泉谷 崔元 道德 谷趙 承肅 遁村 李
 集松 澗鄭 仁彥 鳳里 金時 竹亭 卓慎 晚六 崔

元濂
天鳳
常岩
等崔
拾元
遺凱
秘銓
傳岩

大明宋濂曰申子之心粹盎於身者渾是德如開寶鏡對其鮮然容像全然文明光彩

又曰觀乎申子一心主於身一身主於百體巨細備盡展乎而發露潤乎而形像若整飾好衣冠如飄然獨立插鎮重固如山峙秀而不動者威儀

劉誠意基曰終日同坐申公昏晦中如明明影子新新精神即雲中出月

錢唐曰自初年得侍至今對一先生自古聖賢君臣皆列座上奸昏君臣斥盡境外誰人心累安可容漏

本國李益齋齊賢曰宋儒云聖人萬善足焉不可毫

末觀於信敬初先字生百執事無加減

朴恥叟耻一菴號忠佐曰申候溫厚儉約惟工勤學濂洛

群哲同致一徒

李竹軒竹一溪曰晟曰信敬天性不差終是畫一所為無

非經中著出

閱草塢宗儒曰儒云儒云云何真儒以余觀儒惟申

是真

花山王煦又本號號松希齋齋曰立大義於山林下柱樑宇宙

其功大矣何道衰而晦歟隱遁陋榮嗟不與我而周

旋

朴杏山全之曰申某鄙唾仕路痼癖經籍

金快翁

快一軒曰

台鉉曰近世正學惟申子者第一人

崔拙叟濯曰比之我東先進之諸子申子踐履清趣最遠矣又曰斥佛闢異端之功大矣誠與鄒孟氏韓昌黎先天後天

李百花

梅一齋曰

兆年曰吾以守直申友善格

金竹軒

一翁號

倫曰一正之學不以權處景濂亭卓光

稱同

蔡弘哲曰公之痼慕孔而太古公之病侮釋而殺俗

生乎今之世太不能與世推移

羅希齋益禧曰從師先生一未見處權

安謹齋軸曰力學務實吾以正乎先生

李稼亭穀曰晚年幸得見濂洛大道由以申子而達

李石灘存吾曰聞風起烈自勇於立先生之垂功于

世大

李牧隱曰當時之恨王室不用大儒得我先生稽雖
愚蒙豈不欲陪緣左恒失於明於元先生高躅徘徊
落落惟余至痛未盡格聞

晦東朱守慎曰大學中庸於經術神功備盡申子於

經術其爲庸學之體功

德齋辛藏曰吾子正直平公寬裕溫重相別六七日
依依眼上雜意不侵抽黃對白底文華思子釋然自
消

石灘李養中曰鍾世大丈夫眞先生矣東西南北無
非是道隱而著顯而微無非是道道以適中何莫非
是道也

松齋金光載曰直而不激順而不佞申子之爲道也
雪谷鄭誦曰父虎而子不爲狗逐世轉俗都是所稀
觀於先生子孫陶冶家庭風彩光烈涵涵精熟盡是

文豹之虎歟

諸子叙述

蘭溪金得培曰白上黨門人如李益齋賢齊及子雲窩

尊達朴耻庵佐忠閔草塢子儒宗金筠軒嗽永穩齋照永安謙齋

公牧之文孫成白默窩藏天吳戒齋冲孝金鈍軒轍光松堂載光張冲

菴純任虛齋松子和齋順子等二十四人權菊軒門人白

淡菴寶文韓栢堂義公金迪齋積李稼亭穀金悔窩伯英尹

斌齋庇安俞迪庵桂承李直齋昇崔拙齋澹菊軒子松齋

準水軒阜希堂照忠氏宜賜子姓等十九人凡兩師門諸

子莫不一是同受出於禹先生門下而皆於先生或

爲長行之齒或爲兄事之齒或爲朋友之齒不爲年

嫌莫不爭先執贄服勤從師視若父兄長者先生之

禮先生亦敬酬盡禮如李百花軒年兆羅敬齋禧益金竹

軒戀倫又號李泰齋姪起百年子李石村邁韓文齋儒宗李

竹溪晨鄭雪軒頽李希學翁洪朴杏山之全諸公皆與

白上黨權菊齋禹易東先生年相輩之承次同師安

文成先生文成先生之及沒三先生與諸公侍文成

慎席文成曰嗟乎小子惟爾輩之從我皆自我晚年

矣嗟我心術之微習知慣見皆不若倬也歲也頤正

也溥也之夙從既熟者我既曾喻之不特以我爲師

勿作年相輩之耻亦從私淑師之今我命止而禹倬
卓越諸子中賢邁我遠矣勿違之從師篤敬如我也
文成之沒諸公服從文成命不作年輩耻嫌從師禹
先生我文貞雲月先生在易東先生之門相師敬篤
諸公曰文成之歸托吾儕於禹先生者以其德之高
也而今先生之待此人如師友是亦爲其道成德立
之峻越也我輩得此人而致諸師長友兄之尊亦豈
不爲文成之志也乃交之如友兄敬之如師長於是
人有秉彝之心也蒼顏白髮皆忘年願從自下敬以
師友焉稱以弟子焉况乎年下年輩之有覺向此學

之必者乎是以在元朱梧岡許白雲丞相拜住友而
敬如尊師朱公遷之徒師而弟之在明亦有舊徒而
新徒者如劉丞相基之徒敬而友之劉憬解縉之徒
十三人師而弟之在本國如吾得陪胡可數也吾門
鄭夢周甚得先生之許品夢周亦深知先生矣

禹玄寶成思齋相與語曰噫道之難行久矣甚哉吾
夫子申文貞之道之塞極矣歟陳匡之厄宋大樹之
困鄭東門之辱趙河之命歎楚葉之圍厄者昔亦莫
不聖人道衰之運而忌德蔑道之極也然七十二子
起從於天下列國之間而陳蔡之難四科十人無恙

而返未從者無恙在洙泗之間此時世君世臣若諱
疾聖道罔欲卑有記者魯人不得記齊人誌之不能
乎西北者則有能乎東南人而況時君列國雖不用
好聖則衆無禁聖道之傳者故自周公不復現于夢
歎止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衰矣者而乃以自
陳歸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於是始還成就學者各適其才之大小而
傳之無窮於來世然則聚會厄何傷於夫子之道也
孟子之於魯藏倉之沮君見於薛有戒心之厄只關
時運唯爲治亂之盛衰所繫而已不可爲去齊所以

有不豫色然者已也亦何傷於孟子也程子之於迷
仙淫佛之蘇倒戈赤幟而自黨敵爲還魂尊魂強魂
連及于蔡朱子之於食善鷹犬之韓王輩幻眞黨僞
連及九淵錯學悟人之毒其不過爲皆當時忌克然
耳欲不過使跽蟄程朱子而自蹲高坐計而已罔有
挾天子之刑摠握擅柄之權故程朱之道只爲一時
之行滯焉者唯在華夏運衰之所關不在斯道之運
故子朱子沒於寧皇慶元庚申而無禁會葬之數千
人祖泰之疏出於積卵之勢而只配欽州踰年而黨
禁稍解群哲諸人漸唯復進猶講先生典謨寧皇旣

沒理宗度宗孝恭端宗及詳興皇帝五天子統嗣相承之間蠹虎凶魅雖赫柄據廷然理宗臨御以來崇獎周程張及朱張呂諸儒義理之學表尊故真文忠魏文靖之徒間布朝端昭講先師以致端乎初元之歷年乃如江萬里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謝枋得之徒連出於朱子之後大宋趙氏天子國雖時值艱虞無暇講師說幸值寸分隙陰而誦謨怡怡不懈且如蔡氏西山九峰黃氏勉齋之徒俱以承師大賢隱處修守發揮餘旨而自漢以來外國之人有名者不入書於中國史中國人有名則尤著於外國四夷而傳

布後世以尊當世如北金虜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則
夫子道德典謨不墜於朱先生之傳輝而已越華外
以至四夷猶不忘況中國人乎許魯齋衡出於懷慶
河內部時胡元盜吞其地而同部界隱士姚樞不仕
潛居以程朱學亦自娛尊之仁山處士金履祥亦不
仕隱棲得其書而教授許白雲謙蓋黃勉齋以程朱
學傳於處士王魯齋饒雙峯傳之鄱陽處士吳準軒
也同郡處士朱梧岡學其道得其書於準軒而朱克
升字公遷習得家庭以微辭奧旨後以獻質于申文貞
先生先生得盡一覽無不洞徹於是克升之徒始聞

其微妙瀾瀾樂從然天下自帝以下皆尊釋襲胡故
斥之者一天下也吁嗟乎已矣申子道至矣夫我東
肇自開界偏在海島一葉之深九夷始創故域稱東
夷矣蓋自上古檀君送子朝塗山夏史無見箕子東
渡東國之治無說於中國其後薛弘儒崔文憲皆宜
爲聞人於中國而不啻中國我東亦幾泯然噫吾師
道以胡元以皇明而皇帝皆倘不深信尊之矣師則
師矣有或傳歟考諸新羅太宗武烈王秋金春之於唐
太宗蓋其有卓偉事而且崔致遠平生別是幼道文
人然其奇立也其言語也卓乎於人而俱皆戰功之

大名文章之峻邁稱於唐者似不可淪沒於中國諸書矣見唐書者多而未見其名之著記者以外國所以然耶以東夷所以然耶蓋名之所以傳不傳罔論聖學文章才技異端同然一顯者而無述中國之人亦偏奇於中國人而然否嗚呼吾師道於胡元君臣以釋氏而相背於大明太祖以孟朱而見忤後又以胤子簡齋文暄先生左袒孟朱之辨亦極相違豈意其有稱後耶嗟夫我國以隔海葉島蘭臺幻剝經幄師僧云神云佛窟世立幟酷仇我儒爐籍灰藁國又奠季不良勢柄跋扈戕虛吾師之眞英襲臭庇陰趨

影莫不于直時諱孔其落落故欲鋤斯英臭陰影之
芳馨百圖防源滅蹟惟在斯道之影響其名爾噫嗟
痛哉漢黨唐清之禁縱云孔酷國祚尙遠旋宥旋復
故群小亦鋤相勝相反世諱無常名著簡冊慘嗟我
師席愈甚荒花爐灰之秦所餘者無幾而國關存亡
迫在斯須後何斯人說我師傅知之者誰嗟我契心
共嗟者誰

圃隱鄭夢周曰世運胡否天欲曠學惟我諸人才得

旋違旋違數左摠衣靡常噫嗟先生斥峻普遍

普遍愚照

崇孽釋道釋門屏陰史官盡出爭承指揮秉筆黜籍

削盡至言墨滅爐灰蘭臺幻寺誰知僧窟山野諱絕
師言師言千代誰傳以說舌無可及誰知有師吾知
有師後孰知言然奸軌窟孽又橫風起忌直畏正於
千代而舞幻罔也欺後者亦知先生之道極疏也治眞路
之直坦而偉盛罔容其邪窮搜焚削以滅痕影歟太
甚乎極矣使之莫之傳後嗚呼已哉

又曰吾儕尙有在否若干搜拾所聞所見以使後世
知有吾師之道尊德至者誰也如有也吾以是傳之
矣然李仁任崔瑩輩不幸出於先生門徒之畔涯以
量小立偏爲時人之忌極誅滅倫類且矢直齋於王

遷江陵時疏發露戮滅一家盡烈炭熾爐近日史官
亦皆出於先生所擯之孽今我雖姑存將支殿上聖
躬存亡亦迫朝夕故謹封先生畧實傳於吾子
鳩幸須秘以善守之師蹟爲一世猜怒朝野父不敢
言其子兄不敢言其弟况簡冊字言乎然寧或有野
說之漏存者歟鳳停齋令肖子孫畧或有拾以傳之
歟吾子慎采慎搜善修善守而秘壽焉

成思齊與金革語曰世所謂櫛軒朴信者以乃祖不
服三年喪事嘗爲先生之鳴鼓黜斥因作世啣憾至
是信也斥先生於達可達可曰小子爾遊吾門而慕

作陳蔡大夫耶汝祖考非先生之討也天怒悖常付
刑權于先生故先生爲之也先生黜人每常非自判
以天之所當棄者也人敢私仇吾以是常自傷而不
意吾門又有逆天者云爾而權僖之短喪先生又嘗
斥日者永鄉鄭仁彥抵書曰世道坑塹人心淪沒不
意近日權近與鄭道傳胎腸桃杏同道傳與尹紹宗
輩背斥不諛簡齋兩先生道傳曰假竊依古侔倣似
近彌張世事斯害後人者其惟斯人乎至曰諛簡父
子之說使留世間世無完全可人近也不非而亦陰

助某嘗未聞仲弓怨孔子

且孔子曰川黎其舍諸

子辭冉求

之子嫌聖人也

鳴孔

鼓子

攻嘗

求云

今之學者異於古人者孔

乎過甚矣噫師門家羽翼達可一門如是幸或能壽

先生之道者耶觀世道日非迨危乎危哉達可其幸

能自全者乎

金潞曰新國佐贊諸人拔萃群類者其惟沈德符乎

申先生之爲遺彩者爲時輩之猜諱疵毛掃盡怒去

無餘而猶沈德符常惜甚悼之惟戒其子溫曰先生

大道或被時人之怒雖寧不敢開口掛舌汝獨不可

敢傷害以助時人之所諱因誦大明臨歸時山水歌

而傳之溫於予之歸石

浦公

故歸

云石

秘述告余故即膽致

耘谷元友

金係權秘傳曰牧隱文章英邁獨無諱以先生說多
所編載又著詩句之慨歎多矣時朝佐贊人啓燒書
雲觀所藏讖書及京人諸藏誕書皆定期自首納官
之令下兼令推納牧老文集火之徐居正之述史也
陰翼外家事甘述朴信陳子誠之接踵采盡消遺吾
先生底言沈溫歎曰先生之蹟驟雨之夜如月之蔽
雲因痕影隨滅以此爲時人之反目托以爲軍直之
不稟而被害噫沈溫之死以所歎之爲崇而非其命
矣

曾顧金梧隱士廉其弟石樓士安侍席陶牧醇三翁
至寒暄畢閑叙故懷梧隱曰昔問簡齋申文暄先生
先生謂理一一理散在物亦一乎因曰理與氣不在
造物底即一理而二五之氣亦一氣而已蓋理無爲
而不過所以然之妙所以妙之然者也氣有爲而乃
化所能然之妙所能妙之然者也以字能字當玩味
余嘗煩舉早未暇究近自隱晦每閑暇無事只事斯
訓而玩物吾餘年之終但在物中玩究樂足無窮味
矣

石樓曰余嘗聞是訓但舉其本領之同而不舉其終

異之殊故疑不能究往陪問之先生曰余未嘗潛究
程子曰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乎
盖理無氣外之理氣無理外之氣程子雖言只是理
既言理則氣亦言在那底矣汝究於此終若未究究
於曰善固理也惡亦理也則就物之所以分殊善惡
汝方踐其形而玩之其可以推矣余於是後始得推
識滋味

醇翁曰吾曾問此理於簡齋簡齋指前席几案等属
曰看此器看此器可以知又示門外各栽物林曰視
這物視這物可以知汝退當潛究其所以一所以萬

分以分致則終爲異致矣合以合致則終亦一致所以異者氣之能所以一者理之然故本之則一而化之則廣矣余退而推見天造之物人工之事皆然矣陶翁曰達可嘗問四端七情皆氣之發乎文貞先生曰汝之問知則知蓋汝之問以汝之知覺進就問之則所可大惜者汝之英氣所發每爲張主太未得消融矣工功在進必勉誠焉簡齋先生問之曰達可之問旨哉旨哉善則善矣所惜者未盡善知則知矣所惜者未盡知矣爲而不已則易乎至于精微極致者達可乎文貞末年達可問於簡齋蓋情之發雖是氣

以所主而言故晦菴勉齋以四端謂理發氣挾七情
謂氣發理乘理發氣挾者在於所感主見同現下所然
所妙皆當然之理致而氣爲隨挾使令以順其成者
也氣發理乘者所感主見所能所化皆過不及之氣
致而理爲乘役微妙以熾其危者故主角未當理而
難見其當理之自有所然者乎簡齋曰達可所由進
德之道近可以得大成就者矣世之學者不透孟子
善養氣之訓未知志之理故不知氣養而未得就識
帥卒之別主使之分故爾朱子曰人道二者雜於方
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

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又曰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
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是以曰精察夫二者
之間而不雜一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夫理發氣發
蓋因其所當然之發而發則發之者雖氣所以發者
理故理爲發主而氣順而聽命未因當然而發則發
之氣爲主而理錯塞而藏矣達可前言前所進得方
向學者言今日之言進就將成學者明達言矣余聞
而以告文貞文貞曰善篤哉達可之所進進不已則
進就無限量矣

牧翁曰易東禹先生嘗博通經史無不涉獵居家自
如立朝動容周旋無不中律每嘗自歎曰吾學自經
術取則動默行止斷之以先聖哲已定規典則吾能
之矣大事言議亦吾能判之以義理然至精微極處
精神委老耄心常昏耗故不能而門幸有相師友者
申君某其學霎思霎見無不精到妙極純備著微而
開塞洞豁故吾之成就老得百倍嘗究諸家婚喪祭
禮說自爲家禮一截遵行一無從俗而集有初學開
蒙篇家禮要精篇又有徒酬篇

與門弟及朋

友問答訣乃易說

而自得申文貞於門嘗曰吾於程朱自期規矩惟理

繩尺然尋盡精妙微極每恨老耄恐其難能中心
耿耿今申君便見便語洞推條理本一彌萬輒若自己
出此人後程朱也乃以所集盡付申文貞命筆削校
正文貞不敢辭乃嘗加極精正秩成編後亦盡入文
貞輯全之投坑灰中無傳焉噫高麗鄭仲夫之禍又
轉愈熾斯文之運否一何是極因顧謂余曰吾等今
無坐處只將斯文之痛而已惟君曾不顯達致身而
只是巖穴一處士也惟以今此說話以屬于君嗚呼
文成之門易東禹先生之學卓越諸子而當時同門
同輩儕流莫不服從而師事之况其後者而近見時

輩家膽牒弟子錄傳相示者諸子之門皆有列弟子者而易東之門獨無一人之從學云者是豈可以誣千代之下有知覺明眼者之高見乎哉當日弟子之門列名姓者孰非宗師易東者而乃子孫輩左袒掃沒申文貞之家者同惡相濟又追踵道傳兼致嫌憾背主之毒設機千巧萬奸一轍申禹兩家之淪亡然後日知事君子見易東之門獨無弟子錄者槩知其當日奸細所爲之已甚矣

梧隱聞而愀然曰吁嗟酷矣先生以申先生父子爲弟子而至養浩之世師事申先生父子况又爲四月

上典世主之故而起禍也禹先生門則只去門人錄
然申先生家則子孫姓諱名諱以將爲渾滅淪沒俱
與其文獻典籍同致火坑而無傳焉痛矣乎惜哉惟
吾友元處士知誌勿忘哉余聞斯語憂心倍切恒庸

忡忡耿耿

伏厓曰安甫漢謂我先考復齋公

名後

曰嘗從卓景

濂亭赴使大明大明丞相劉誠意基曰子國有知申
子乎易理及數學未有如申子者也余自元時得遭
而論易論數幸聞易象之妙推數之神如視諸掌吾
以佐高皇帝定天下以濟太平蓋於申子于此爲師

學之大矣但恨先生後到皇明願學者衆以玄奇躐等不可務學因無一人指教故真知先生者少而吾則服膺故亦對人言言他爲評而至於此等甚爲罕言景濂曰先生於東人亦罕言此等之理

歸吾問景濂曰先生之心公知之故對曰罕言願聞其知景濂乃出示一牒子其言曰易者儒者所當學當學其所當學而不可尙玄言數者亦儒者所當知當知其所當知而不可尙奇言於易於數當推大理之正當行大經之訓言必中理行必中倫爲儒者之事業乃爲箴其左以戒尙奇尙玄爲反害易數之道

之訓爲一編之樞紐而指南於人啓以真實無妄之
正路然後乃釋精微神眞之妙爲一編此簡而易諒
矣亦作燃餘之灰而不復見是爲甫漢之一生齋恨
復齋嘗歎曰文貞先生嘗戒門弟子曰後世稱黃老
者神農者有之軒農豈述異端之教而然也不以致
正而精之尙其致辟而錯之則名軒農之術而反軒
農之道以悖之此所以聖賢有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之訓有儒名而墨行之言者也讀周易者不務眞
實無妄之正而尙玄則異端講數藝者捨其當計之
正而偏奇則異端故君子言中理行中倫因罕言其

教而人固有請者必訓曰就讀性理全書然若疎工
性理之學而但欲越知數藝探其數編則雖通知已
失於惑矣迷不能得達真矣噫甫漢亦文武特人能
知其偏廢之爲害實學於夫子之孫理猷翁者也圃
翁嘗常稱焉

李得榮曰吾先子文莊

名混 庵

嘗言易東雲月師弟

之論易一部簡諒易曉發明啓蒙誠先天繼後天而
衍易真訣其功大矣且數藝申子兼該皇極太乙之
訣釋合備精天地萬物無不盡出於數中焉亦簡而
易諒而不越乎一編之內其理則程子所謂始一中

萬末復爲一之化彌六藏密之妙神而如示算諸掌
矣戒修身知性理以爲本之工夫者能之不然者惑
而迷其術者而已然今言學焉者迷惑衆修知鮮可
勝歎哉止蒙此卷言噫先生孫理猷守其書理猷之敗卓
瀑濂鄭圃翁收守而安甫漢安起等從學焉安起左
袒省齋矢直之疏爲至大正直同其禍滅書亦隨滅
後生不復得見痛恨如之何

金鼎抵范伏匡書曰以呂易羸夫女子之攸娠視者
無所罔知而不韋以婦人生政不待史筆及於期之
檄文當時秦人雖路人不可欺以牛易馬則當日雖

無顯語者而秉筆者特舉實直書快明後日憑案之

評也蓋麗朝王氏之易辛素根自啓篡弒君者

指洪輩

造虛眩墮而爲鸚獒終爲淵藪所售之資噫自古圖
謀篡弒者無如莽操之巧密然挾天子竊名言托以
周公成王假外貌而誣之則或有之未有以君之子
冒爲他人之子今日臣事而明日反之放弒之甚矣
尹紹宗尹繪宗趙璞吳思忠郭忠輔朴歲鄭道傳輩
相繼而起幻誣扇亂金侉鄭得厚等皆見殺曹敏修
李琳李仁任等爲逆賊李穡禹玄寶鄭地金震陽等
連逮遠流蓋以圖其計事自全巧密之甚而特立發

覺眞贗之爲訛昭明指的以爲主張案疏者專以先
生襲薰之子孫以及門生故人之同徒故酷禍最迫
於中淪喪其籍韻遺臭之影響痕跡至於掃滅苗仍
而期之無類焉者蓋先生之道大而影響及襲臭俱
不有不可者故爾然洪武初爲宰其大明太祖皇帝
立禁通信外無常往來之典以爲隔海萬里無人泄
漏於天朝密奏而尙有周謙之口不得鉗其舌

周謙英贊

子有妹人元宮中爲大明軍所獲帝幸之謙以是數
使如明帝使周姐私問曰爾國王耦果前王謙之子否

謙特以實事告姓以前辛云後宮 當日史官盡出其黨儕

則史可以掩後嚴酷糾課至有默有腹非之罪

有王之辛

論者必默而不敢以事答刑有偶語之辜非以幸偶之語者必謂有抵誅棄明必

抵中事置之淪亡厚賞訛僞成真則國中雖有口者
勒馬鉗掉舌者成蚊雷然則雖地庫豈以知其為可
信者也然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草野處士有橫議筆
削以為計傳是名而野史復如是則何以欺天乎

周謙

發覺欺人乎史草筆野盖此事非特麗代紊亂之運爾斯道

之運大關衰季之氣數淪掃文貞籍辭但滅文貞之
子孫而已何以利於掩不善而自全哉大抵雖三代
後創業啓統裕遠垂昆之君洪量異於常主矣此時
若非新朝朝鮮開國王每常抑群下又鄭道傳不復

造亂伏誅如耘谷處士若箇餘遺之家必至盡采掃類矣公之家安得免乎噫此禍盖及於吾先祖文安事嗚呼中國李斯之後仲夫又出麗東垂統其惡於麗季何其毒也

又曰杏村李岳初名君後先生曰人不可以姓同者同名於同時使後人致之以魚魯作字豕亥幻形杏村曰何謂先生曰李行佳少年故惜之而又有李行者故謂之矣行以父母賜名謝不敢更斯人也必使後人有所其然事杏村瞿然曰與我同姓名又有李君核肅朝時盧英瑞曹頤等爲黨而我名亦君後雖

父母之賜今申子言之當改之乃以聶改之終爲聞
人而李行一則終爲扇亂之逆一則雖爲罔僕之節
然不知爲二人而知一人之行兩截者衆以眩于後
人雖不踐其誨蓋先生濟人之誨無所不周



卷
320.4
63938
v. 5